

人间草木

凌霄花瀑布

■贾简静



夏天来了，一个幼儿园的铁栅栏上开满了凌霄花，形成了一挂凌霄花瀑布。这挂用花朵组成的瀑布从铁栅栏上流泻下来，瀑布里传出幼儿园内孩子们的欢笑声，这场景就有了灵动的画意，让人不由得停下脚步。这是一道存在了十多年的铁栅栏，如果没有凌霄花的装扮，或许我们能看到铁栅栏上油漆脱落的斑驳，如今，凌霄花开了，红红火火，掩盖了枝叶的绿意葱茏，也掩盖了铁栅栏上的斑斑锈迹。每一根枝条上都有那一嘟噜一嘟噜的凌霄花，三五成群，八九成队，恣意地开放，如过滤器般把尘世喧嚣过滤掉，映入我们眼帘的只有美丽的花朵，以及由美丽花朵组成的瀑布。

凌霄为紫葳科凌霄属落叶藤本植物，分为三个品种，一个名为中国凌霄，另一个名为厚萼凌霄，还有中国凌霄和厚萼凌霄的杂交品种，其花萼钟状如喇叭，长度近5厘米，花朵紫红色，开花率较高，深受人们喜爱。凌霄花适应不同的气候和土壤环境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繁殖力，无论是播种、分株、压条、扦插均可获得新的生命。

我曾经在一所大学内见过一挂凌霄花瀑布。一株粗壮的凌霄顺着楼角的砖缝攀缘而上，到三楼沿着栏杆横向生长，一枝枝凌霄又从三楼高高地垂挂下来，绿色的叶子、美丽的凌霄花，犹如绿色毯子上缀满了美丽的花朵。这里的凌霄花是橙黄色的，细细地看，能看出其中的红色花筋来。《诗经·小雅·苕之华》中有“苕之华，芸其黄矣”的描述，说的就是这种凌霄花，意

思是凌霄花盛开时一片黄色，生命力旺盛。我每次在大学里散步的时候，总会站在这挂凌霄花瀑布下欣赏一阵子。那些花儿真的太美丽了，众多凌霄花汇集在一起，是那种摄人心魄的美丽，静若处子的花朵有着强大的气场，在这座安静的园区内张扬着美丽。

开放在这个幼儿园栅栏上的凌霄花属于杂交品种。初夏时分，凌霄花刚刚开放，其状如羞羞答答的女子，在细细的枝条上跳着婀娜的舞蹈，又像幼儿园里的孩子蹦着跳着，表达着快乐的心情，展示着动人的舞姿；到了盛夏，凌霄花进入怒放时节，每一根枝条上面都开满了花朵，如一串串珠宝闪烁着光芒，别说是走近观看，即使是远远观之，亦能感受到凌霄花的雍容华贵；秋天来临的时刻，栅栏上绿意未消，地上早已是落红满地，秋花之静美跃然纸上。就这样，一年又一年，冬去春又来，凌霄花把每一段生命都活得灿烂辉煌。我们怎能不为之倾倒呢？

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附木而上，高数丈，故曰凌霄。”凌霄，其实是人们对这种花木努力攀登、有凌云之志的赞赏。孱弱的凌霄花苗，一直没有放弃向上生长，无论是铁栅栏或是楼角的砖缝，她们都会抓住，不错过每一次成长的机会，当夏季如约而至的时候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我要说，凌霄花是意气风发的花，是豪情满怀的花，在令人怦然心动的美中，还有着激励人们不畏艰难困苦勇往直前的精神。这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精神吗？

心灵感悟

小满时节

■王伟

小满是麦收前的
最后一个节气
干热风不期而至
一阵接一阵
催促麦子灌浆
空气开始变得干燥
土地也失了水分
在这日渐丰盈的时节
所有的语言
都随着颜色的变化
生动起来

麦子在这个时节
使劲地生长
渐渐饱满的麦穗
青色稍带乳黄
起起伏伏的麦浪
荡漾着丰收的希望
麦到小满日夜黄
等待布谷鸟的叫声
划过六月的天空
又一季的喜悦
将收进农人的粮仓

人间真情

真的好想您

■赵莉

我虽然已是古稀之年，最近却像个小孩子似的，常常在梦中见到我的娘。

娘已离开五年，但她的音容笑貌，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，勾起我童年的记忆。

我小时候，因为父亲在县城工作，爷爷去世早，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娘的肩上。娘要操持家务，还要下地干活，却很少叫苦叫累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娘是我名副其实的半边天、顶梁柱。

娘下地回来，常会从口袋里掏出几个“香玛瑙”“黑扣”“香马泡”之类的野果子，有时还会在发髻上插一串蚂蚱，烧熟给我们解馋。

饿的时候，喊一声“娘，我饿了”，娘就会变戏法儿似的从锅灶的灰堆里扒出几个烧得灰不溜秋的红薯。天冷的时候，在我们起床前，娘会把棉衣棉裤放在被窝里暖着。夜晚，娘会把我们冰凉的双脚搂在怀中给我们取暖。生病时，娘不管酷暑严寒、白天黑夜、刮风下雨，会不顾一切地背着我们去看病……

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没吃的，娘为了保住我们的命，把她结婚时陪送的金银首饰卖掉，买些“救命粮”。最紧张的时候，她连柜子、箱子上的铜饰件都抠下来，拿到当铺当掉，给我们换回馍和面汤。我们吃够了煮红薯，娘就把红薯捣碎和成面团，给我们烙烙馍；用红薯熬糖稀，给我们做麻糖。吃红薯馍，没菜，她给我们做辣椒糊、腌咸菜，自制豆腐乳、酱豆，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吃饱。瞅见我们吃得津津有味，娘久经风霜的脸上就会多出几分笑容。

有一年，我和哥因吃太多“棉籽春春”蒸的窝头，消化不良，又上火，两眼红肿，还肚子疼、大便干结。娘喂我们吃了药后，到生产队求人要来两把芝麻，用布包着摔掉皮后熬汤，让我俩坐在板凳上，一汤匙一汤匙地喂我们喝下，我们的身体才逐渐好转。

有一次我得了疟疾，高烧四十摄氏度，三伏天穿着棉袄还冷得打哆嗦。娘喂我吃药后，怕苦着我，便朝我嘴里放点白糖。她守在我身旁，一会儿喂点水，一会儿摸摸我的脑袋，一会儿又换换敷在额头上的凉毛巾。直至我退烧，娘悬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下来。

我父亲是老大，下边有四个妹妹，娘和父亲结婚时，最小的妹妹才三四岁。娘来到这个家后，地里的重活、累活、技术活全靠她一人去干。她生在旧社会，被迫裹了小脚，脚趾都垫在脚底下，可以说举步维艰，但还得使着牲口去犁地、耙地、播种，拿镰刀收割小麦、大豆、谷子，还会扬场、垛垛。邻居们都夸她是“农活好手”“百事通”。

别人农闲时都能歇歇，可娘更忙。村里的妇女会拿着布来，让我娘给她的孩子铰个板凳腿式棉裤，或者裁一件棉袄；路西的花娘会让我娘帮她绞绞线；邻居大嫂让她铰个鞋样……每当这时，娘就会放下手里打箔或纳锅盖的活儿，一个一个地帮她们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娘上过一周的扫盲班，学会了写她的名字，认识“人、口、手”几个字。如果她出生在现在，心灵手巧又能干的她，绝对会成为女中佼佼者。

虽说娘平日对我们管得严格，有时厉声厉色，有时还会用拳头说话，但那完全是被生活所逼、被困难所迫，在我们眼里，她永远是一个慈祥的母亲。

娘和父亲的结合，可以用“珠联璧合”来形容。父亲主外去工作，娘主内管着全家。父亲从小上学，后来当兵、工作，从没干过农活，他拿笔杆子，写作、讲话行，可要干农活，那真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。二大娘说我父亲：“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是个文人，天生不是种地的命，是个没踩过地边的人。”

每次父亲回家，娘都会变着法儿做好吃的。我从没见过他俩吵过嘴、红过脸。父亲进了家，就和我们一样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娘总认为父亲在外工作辛苦，到家之后就应该好好休息。所以，她对父亲特别尊敬和体贴。娘的心里总是想着别人，唯独没有她自己。

娘一生为我们付出，岁月的磨难和艰辛让她熬白了头，累弯了腰。年轻时将近一米七的个子，老了还不足一米六。这就是我的娘，一个普通的女性，一个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。

娘在九十三岁时走完了她艰辛的一生，从此，我也见不到她。娘，我真的好想您！

人与自然

鸟之趣

■于存礼

我家楼顶种了一棵红枫树，树不大，也就一米多高，但枝繁叶茂。春夏时节，树叶青翠欲滴；每到深秋，树叶变红，为我家阳台增色不少。

有一天，我亲家老陈为红枫浇水，无意中发叶深隐蔽处有一个鸟窝，鸟窝里还有三颗鸟蛋。这一发现，让我家阳台平添了几分大自然的情趣。

鸟窝位于树梢浓密的树叶下面，不仔细观察发现不了。老陈对我说，鸟儿安家不容易啊，太高了怕猛禽侵袭，太低了怕猫狗骚扰，不高不低又怕人类恶意伤害。我想，鸟儿在这里做窝，肯定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。事先不知经过多少次现场勘查，多处比较、反复论证，才决定在此安营扎寨。这里不仅隐蔽，而且遮风挡雨，真是一个安居的好地方。

我近距离观察这个鸟窝。鸟窝用的材料是清一色的草根，每根草根大约长10公分，按顺时针方向有序排列，互相交叉。鸟窝呈椭圆形，四周高，中间低，做工精致，有点像北方农家用来盛馒头的柳条筐。鸟窝和树枝连为一体，轻风吹来，虽然鸟窝左摇右摆，里边的鸟蛋却安然无恙。我不禁感慨，鸟没有手，仅靠一张嘴和两只脚，就创造出如此高质量的建筑，这需要多么高超的技艺啊！

我在鸟窝前，不经意间抬头一看，见高高的墙头上站立着两只鸟，比麻雀稍大一些，不知是什么鸟。这两只鸟正俯视着我。虽然我看不清它们的脸，但我知道那两张脸上肯定是焦急和担忧的神色。不用说，它们是鸟窝的主人。

我离开红枫树，躲在远远的墙角，仔细观察鸟儿的动静。过了一会，两只鸟在楼顶飞了一圈，悄悄地落在阳台上。它们先随意溜达，做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，然后才慢慢向红枫树靠近。趁我不注意，吱溜一下就不见了。我知道，它们进了安乐窝。

慢慢地，我和鸟儿有了默契。当我走近红枫树，鸟儿就飞到墙头高高在上看着我，当我离开，它们就进了自己的窝。今天早上给树浇水，我扒开树叶看看，还是三颗鸟蛋。估计过不了多久，鸟儿就该抱窝了。